

夜光錶

陳查禮偵探案



程小青譯

中央書店印行

著 名 界 世

案 探 偵 禮 查 陳

◀ 集 三 第 ▶

錶 光 夜

譯 合 齊 李 青 小 程 著 原 斯 格 畢 特 爾 歐

行 印 店 書 央 中 海 上

夜 光 錄

— 次 目 —

第一章	海島風光……………	一·十九
第二章	旅途中的奇遇……………	十九·二六
第三章	魯宋山上的古屋……………	二六·四三
第四章	一位故鄉朋友……………	四三·五五
第五章	溫史立的血統……………	五五·六四
第六章	竹簾外邊……………	六五·七一
第七章	陳查禮出場……………	七一·八七
第八章	輪船上……………	八七·一〇一
第九章	初步偵查……………	一〇一·一一六
第十章	撕掉的報紙……………	一一六·一三〇
第十一章	寶樹……………	一三〇·一五〇

夜 光 錄

— 次 目 —

第十二章	黑老鴉湯姆勃蘭特·····	一五一·一六二
第十三章	十九號室中的行李·····	一六二·一七六
第十四章	高拉背的是什麼東西呢·····	一七六·一九一
第十五章	印度來客·····	一九二·二一一
第十六章	古柏隊長歸來·····	二一一·二二七
第十七章	火奴魯魯的夜生活·····	二二七·二三九
第十八章	大陸來電·····	二三九·二五四
第十九章	再會罷·彼得·····	二五四·二七三
第二十章	老吳的故事·····	二七三·二八七
第二十一章	石壁粉碎了·····	二八七·三〇四
第二十二章	亮光射進來了·····	三〇四·三二九

陳查禮
偵探案

夜光錶

歐爾特畢格斯原著
程小青李齊合譯

第一章 海島風光

密司密納佛·溫史立，是波士頓地方的人。伊的出身是很高貴，也曾有過一段桃色的浪漫時期。伊的性情是很愛美的，就是太平洋畔半開化民族的美，伊有時也很賞識而被激動。當那天伊在海濱上遲遲地走着，還感覺到喉間發癢，因為伊想到了那波士頓音樂院中的樂隊，起奏着愛情熱烈的曲調。

當晚餐之前。在熱帶上快要天暗的時候，這時的淮奇奇地方，是伊最愛的一刹那，那裏有高大的椰子樹之葉，斜射着長而且深的影兒，夕陽的光輝，映在鑽石上頭，閃爍得格外幽美，金黃色波浪，吞吐着珊瑚般的礁石。那裏還有幾個游泳的人，像擁抱着愛人一般，不願輕易地離去，點綴在海水中間。這時，有一位棕色嬌娜的女子，在較近的跳板上，顯現着伊的姿態，使人們感覺到非常愉快，真是美麗的姿勢啊！雖然年逾五十的密司密納佛，看了也覺得十分豔羨——可惜伊寶貴的青春，那時候已安穩和率直地像飛馳般般逝去了！那時這身材細長的女子，像射箭般很完美地跳入於水中。

當一個男子在伊身旁走過時，密司密納佛略、注視，原來是埃摩司·溫史立。他對於美麗是完全沒有一些印象的。他生長在島上，除了舊金山之外，對於大陸，是很不明瞭的。然而他染有新英國人們的神采，穿着白色的服裝。

密司密納佛囁着：「埃摩司，請你回來！你的晚飯已準備着了。」

他答道：「我要走到籬笆那邊去。你假使對於且恩覺得厭倦的時候，再到我那裏。我們是很歡迎你來的。」

伊用很直截的口吻回答說：「你真和藹，但是我必定回家去。我到火奴魯魯，本定勾留十八個禮拜的，但是我在這些羣島上漫遊着，已有十個月了。我承認我的流連忘返。格來司不明瞭一切，他自然會憂慮到我。」

「已有如此之久？」

伊點點頭，「我不能解釋，每日我立誓要整理行裝——明天……」

埃摩司說：「明天是不會過完的，你和有些人一般被這熱帶勾引住了。」

密司密納佛尖聲辯着：「我以爲你的意思是說那些意志薄弱的人。哎呀！我不是意志薄弱的。不信的話，你可以去問培根街上任何人。」

他微笑地說：「這是溫史立族人的特性，雖然是清教徒，恰有一種仰慕自由的傾向。」

密司密納佛的眼睛眺望着海濱，一壁這樣回答：「我知道，因此有許多人冒着險出山

林港去。許多未曾出遊的人，都覺得旅行者所見的景物，都不宜給溫史立族人看到。

但是他們羨慕出遊者的心理却是相同的，或者就是這個緣故罷？「伊點點頭，又繼續地說：『這是吉普息（流派民族）人的一種特性。所以你的父親遠離了故鄉，到處捕鯨爲業，在這裏生了你。埃摩司，你知道你不是屬於此地嗎？你應該住在密而登或是洛克白來，每日早晨提了一個綠色小包，上波士頓的寫字間去。』」

他承認着說：「我也常常想到，然而那一個知道——在我的生命中或者也能夠有所建樹。」

他們走到鐵絲網的籬笆邊了。這是在舒暢的海岸上不常見的柵欄，這柵一直伸展到了海濱的浪衝蕩的盡頭，然後再灣向後面去。

密司密納佛微笑地說：「這裏就是埃摩司離去和旦恩開始的地方。」

埃摩司對伊說：「我想你的行李是在旦恩家中的你的房間裏。我對你說的話，你該記着的。」他突然中止了說話。這時在柵欄外的花園裏，有一個穿白色衣服身材短胖的人，正很急速地向他們走來，埃摩司，溫史立很嚴肅地站立了片刻，他的眸子裏燃着一種發怒的光亮。他說着一聲「再會」，就轉回去了。

密司密納佛用尖銳的聲音叫着：「埃摩司！爲什麼事？埃摩司，你與你的弟弟旦恩不交談已有多少時候了？」他仍不顧地向前走。

他走到大樹的蔭下，才停了腳步說：「三十一年。到前月八月十日足足有三十一年了

。」

伊說：「真長久極了。現在你走到這柵欄的近邊來！伸出你的手給他。」

埃摩司說：「決不。密納佛，你不知道且恩的一切，以及他的所作爲。他屢次的羞辱我們的家聲。」

「人家都看且恩是一位大人物，而且都敬仰他。」伊表示着反對的口吻。

「他是有錢的，我是一個窮漢。是的，這當然是現世界常有的事。但是總有一天，我認爲且恩必定會得到他的報應。」埃摩司諷刺地加上這一句。

密司密納佛雖然不怕，但是看到他瘦削的面部，表示着痛恨的神情，倒也有些驚駭。伊知道再爭辯也是沒有用處的。伊又說：「埃摩司，再會罷！我希望我在將來勸你到東方來。」——他假裝沒聽到似地，很迅速地走向白色的沙地上去。

當密司密納佛走回來的時候，且恩。溫史立已立在柵欄外邊向伊微笑，他叫着：「喂，你好久在那邊了。再到這邊來享受一些快樂，諒你是很歡迎的。」

「且恩，你好啊！」伊看着海水中的波浪，走過來會晤。他將伊的兩手握住。

他說：「我很歡喜見到你。」他的眸子中表示歡迎的誠意。是的，他是善於對待女子的。「這幾天老宅內，觀得很寂寞，必須要有年輕的女子來調劑一下，才可使一切的事情都很愉快。」

密司密納佛用譏笑的口吻說：「我走遍了波士頓，年了，聽了這一類說話，使我的頭

腦有些昏迷。」

他急切地催促着說：「不要懷念着波士頓。我們在夏威夷的都挺年輕的。行我！」伊驚訝着對他看了一下，伊知道他已六十三歲了，但他在兩鬢披着些像那波浪式的白髮。他的外表看來應該老了。因為多年遊蕩在坡里內西亞地方的日光之下，他的面部變了深古銅色，但是還沒有一絲皺紋。這樣胖的軀體，豐潤的肌肉，在路上行走着，看去好像是四十多歲的人。

當他們在花園裏行走的時候，他說：「我知道你到這裏是我的寶貝哥哥領你來的。我以為他總會叫你候候我呢？」

密司密納佛說：「我曾經嘗試過叫他到這裏來和你握手。」

且恩溫史立急促地笑着說：「埃摩司恨我的心，你不能使他移去的。現此他的生活是每天晚上出來，立在那棵大樹下面吸着香烟，注視着我的住宅。你知道他等些什麼？他是等着上帝來打死我，因為我有罪惡。好啊！我對他可以說，他是一位忍耐的等候者。」

密司密納佛並不答覆。且恩的住宅，布置得多麼華麗，屋簷是毗連着的，驟然間望去，使他們多麼羨慕。這時伊立着，再向四週欣賞一下。那裏美麗的樹木，像一頂紅色的大傘，金色的光耀，向四面散射着，高大的榕樹射出紫色的影兒，伊最歡喜的一棵老樹，也滿佈着黃色的花朵。最使人憐愛的是一株正在開花的葡萄藤。密納佛驚奇着。伊記得每年春天，伊的許多朋友都要到波士頓公園裏去遊玩，大家往往在園裏出神。然而他們所能欣

賞的，這裏也都能享受到。無疑的，這是伊的至兄且恩·溫史立最適宜的逃隱地方。

他們走到了這屋子的邊門，這門是直達休息室的，密司密納佛向右面一看，從茂盛的樹葉中看去，有一個鐵的柵欄和高大的門口，恰對着嘉利街。且恩開了門，伊就走進去。這所房屋的式樣和這島上的多數建築物相像。休息室的三面都是圍牆，一面是廣大的空場，遮着金屬鑄成的門幔。他們走過了光滑的地板，跨進了大廳。近前門的地方，有一位不知年齡的夏威夷婦人，慢慢地從伊的椅子上立起來。伊的身子很大，高高的胸部，像顯示伊的莊嚴的體態。

密司密納佛微笑地說：「好卡曼哈，我回來了。」

這婦人說：「我歡迎你。」伊雖是一個僕人，但是伊的言語和舉動，很像一位女主人。

且恩·溫史立報告伊說：「密納佛，現在你的房間就是你初次來住的那一間。你的行李以及今天早上帶來的郵件都在那邊。我因為不便，不會送到埃摩司家裏去。你假使一切都已端整好，那末我們可以吃飯了。」

伊回答說：「決不使你久等。」伊就很迅速地上了樓去了。

且恩·溫史立踱到他的起居室裏，他坐在一只從香港定做做來的藤椅上，很得意地向四面富麗的陳設，看了一下，內心像是很高興的。他的男僕走進來，捧着一只淺盤，盤裏放着一杯甜酒。

且恩微笑說：「哈九，拿兩杯，來了一位波士頓的女客。」

「是，是。」哈九答應着，默然地退了出去。

一會兒，密司密納佛也到這休息室裏來了。伊正在笑着，手，拿了一封信。

伊說：「且恩，這件事真有點可笑。」

「什麼事？」

「我可以告訴你，家裏的人正在焦慮着我，我猜想他們因為我不肯離開火奴魯魯，好了，他們竟派了一個警察來，我回去了。」

「一個警察嗎？」他的深濃的眉毛豎了起來。

「是的，有些相像。這一件事辦起來當然不是公開的。格來司信上說，因為約翰·崑賽銀行中有六個星期的假期，所以決計叫他到這裏來。那信上說：『親愛的，他來陪你一同回家。』格來司真仔細極了！」

「約翰·崑賽·溫史立？他不是格來司的兒子？」

密司密納佛點點頭。「且恩，你見過他沒有？好了，你不久就可以看見他了。但是他一定不會使你合意的。」

且恩·溫史立發怒地說：「為什麼不合意？」

「因為他很特別，他是一個可愛的小孩，不過太特別了。這次旅行到這裏來，是他的一次大磨難。當他經過阿而培難的時候，立刻會覺得不以爲然，再要想到以後許多不以爲

然的事，他必定要能夠容忍，那纔可以。」

「唔！我不知道，他是一個溫史立。是不是？」

「他是的，但是他的吉普人的特性已完全失去了。他完全是一個清教徒了。」

「可憐的小孩子。」且恩向那放盤的地方走去，盤裏放着琥珀色的飲料。他又說：「我猜想他到了舊金山，必定要在羅傑那邊逗留一下，你可以寫一封信到那邊去，告訴他到了火奴魯魯的時候，說我要他住在我的家裏。」

「且恩，你好極了！」

「這算什麼？我真歡喜年輕的人在的左右——雖然他是清教徒。現在你不久就將被這個特別警察捉着押你回到文明地方去了。請你飲一杯甜酒。」

密司密納佛說：「好，我也將表示我哥哥所慣常稱謂的哈佛大學式的冷淡狀態。」

且恩問：「這是什麼意思？」

密司密納佛舉起一玻璃杯的甜酒，眼中奔奔有光地說：「做了就算，誰也不管，」

且恩有些快樂似地對伊看了一下，當他領伊走過客廳的時候，他說：「密納佛你真是是一個善於談話的人。」

伊回答說：「當我在羅馬的時候，我認為重要的，所有波士頓人的行動，我都不顯露出來。我恐怕那種行動不是大衆所贊成的。」

「確實的。」

「並且，我不久就要回波士頓去。看看美術展覽會，聽聽羅惠爾的演講，逐漸地終老了，就是如此罷。」

當伊在餐室中桌旁坐下來的時候，伊沉思着現在不是在波士頓。桌上放着冰結的東西。那樹葉深暗的地方很多，海水在奏着低微而繼續不斷的歌曲。伊覺得這餐是很精美的，檀島的牛肉固然乾而串在繩上的，但是水菓和生菜却是最好的。

伊突然地發問：「你盼望你的女兒寶白拉嗎？」

且恩面上有些歡喜的神色，好像太陽剛升起來照在海濱上一般。「是的，伊已經畢業，不久伊就可以回到這裏來了。倘使伊和你的姪兒能在同一隻船上遇到，那真極了。」

密司密納佛接着說：「假如能夠遇到約翰呢賽，伊當然是很愉快的。我們回憶着當寶白拉到東方來會見我們的時候，伊真是一個活潑天真的女孩子。」

他驕傲地同意說：「伊向來是那種樣子的。」這女兒是他最寶貝的所有物。「我告訴你，我和伊分離以後，我覺得很寂寞。」

密納佛對他懷疑地看着。伊說：「是的，我聽到別人說，你是怎樣的寂寞。」他忽而面紅耳赤地覺得有些難堪：「我猜想那是埃摩司說我的。」

「唔，不獨是埃摩司。說的人真多呢。實在，在你的年紀——」

「我的年紀？——這是什麼意思？我已經告訴你，我們在這裏年紀沒有老哩。」他靜默了一會。「你是善於談諧的人——這意思就是我所說的。你該知道在檀島

地方，一個男子的舉止，比在白克海灣的有些不同。」

伊笑着：「這樣說起來，白克海灣的男子都不可信任嗎？且恩，我不敢說你不對。但是——爲寶白拉起見——你爲什麼不選一個你所愛的婦人和你結婚？」

「倘若我們所說的婦女，同是指着伊——那我能夠娶伊。」

密司密納佛答覆着：「我所指示的是別人都知道的，就是淮奇奇的寡婦。」

「這裏是可以說人家瑣屑事情的地方。我告訴你也不妨。阿立諾·康普登委實是很可尊重的。」

「我知道伊以前是一個歌女。」

「伊在未嫁康普登中尉以前，恐怕不是歌女，而是一個女伶。」

「伊的嬌居是自己造成的。」

他雙目閃閃地發着光：「你這句話有什麼意思？」

「我知道當伊丈夫的飛機在鑽石碑頭跌毀的時候，是因爲他甯願如此的。這是伊逼使伊的丈夫到這樣的結果的。」

且恩忽高聲喊着：「謊話！完全謊話！密納佛原諒我，但是你在海濱上所聽得的話是不可信的。」他靜默了一會兒。「倘使我告訴你，我預備要和這婦人結婚，你有什麼意見？」

伊溫和地答覆着：「我是很庸俗的沒有什麼遠見，不過我要提醒你，最易被人所嘲弄

的，莫過於年老的愚人。」且恩沒有回答。伊接着說：「原諒我。我是你的嫡堂妹，是比較遠的親屬。這事和我原沒有甚麼關係，我本來可以不管的。但是我歡喜你，並且我爲着寶白拉打算……」

他點點頭說：「我明白的，寶白拉是很好的，但這些事情對於我女兒並無所謂刺激，我對於阿立諾，並沒有隻字說到婚事；我從未提及過。」

密司密納佛微笑着。伊說：「你知道我也年紀大了。有好多的聰明老者責備我毫無意思，尤其是我現在所說的事。」他對伊看着，他的雙目似乎和藹些了。密納佛加上了一句：「這一種食物的味道可口極了，我從來沒有嘗過。且恩，你告訴我，你是不是認定芒果才是一種食物？我當芒果是一種春天的補品。」

這時候晚餐已經完畢。阿立諾，庚普登的事也不談了。且恩完全恢復他的愉快狀態。他們在走廊下面喝咖啡。這走廊一面通到休息室，地位是很寬大的，三面有幔兒遮着，一直通展到海濱。外面熱帶的暗色，已經將維奇奇的光藏蔽了。

密司密納佛說：「一些微風都沒有。」

且恩答覆着：「外邊街市上都已休市了。」他又講到有時從島的東北吹來的風，是很和惠而清爽的。他接着說：「我恐怕我們也許要受到柯納惡劣的氣候。」

密司密納佛說：「我希望不會受到。」

他坐下來告訴伊：「我現在的身體假使受着這樣氣候，就會很疲弱的。密納佛——

我歡喜硬硬地撐着，以爲自己的年紀還輕。」

伊溫和地笑着。「雖是年輕的人，也覺得柯納的天氣難以忍受。」伊又安慰着他。「我記得在一八八〇年時，我曾經在這裏。那時我還只十九歲，但是那惡風的記憶，仍舊鑄刻在我的心頭。」

「密納佛，那時我沒有會見你。」

「是的，你那時是在南海。」

「但是當我回來的時候，我聽得別人說過的。你是一個身材苗條碧眼金髮很可愛的少女，生得十分端正。他們說你真是一個非常人物——你真可以名副其實。」

伊含羞似地紅着臉，可是仍舊笑着。「且恩，噫！我們不要那樣地談話。」

他嘆着氣：「在一八八〇年是檀島島興盛的時候，戲院中表現着滑稽的歌劇，那時老王克臘開舉起他的寶座來。」

密司密納佛說：「我記得他在宮中舉行盛大的宴會，下午他和許多不名譽的朋友在皇宮裏聚會。檀島皇家樂隊奏樂，他驕傲地拋擲賞錢。且恩，那時的宮裏，真是毫無一些權術色彩的地方。」

他悲哀地訴苦着：「一切都毀滅了！大陸上太進步了。應該受天罰的機械式文化太多了！汽車，留聲機，無線電收音機……吓！密納佛——然而——黑暗的一切，仍然在幕後像流水一般地盪動着。」

伊點着頭表示同意。他們坐了一會，心裏都很懷念着過去的一切。日恩就將一只看書的檯燈，拿到伊的近旁。他請求着說：「如果你能夠原諒，我想在這裏看一會夜報。」

密司密納佛催促着說：「呃，快看好了。」

伊靜默了片刻，很是愉快。因為這個時候是伊最愛渾奇奇的時候了。在熱帶上很短的黄昏，很迅速地天將昏了。水面上在白晝是蘋果綠顏色，在夕陽反照是金黃色閃爍着，像暗示着下面蘊藏着火焰。三里路外面海港中的燈塔，開始有些閃光。

日本人的舢板上的燈籠，斷續地在發光。在遠處浮泊的地方，有一隻老式雙桅方李的船，正慢慢地擊動槳柄向港口駛去。那裏常有船隻從東方裝些香料，香葉，象牙來；再由這裏將貨物裝到東方去。各種船隻從梅而防，西結而，紐約，橫濱，和其他各埠來往。大概這火奴魯魯島在太平洋中是十字路口，密納佛嘆贊着，這真是一個熱鬧的十字路口，各種船隻都須經過的。

伊明瞭日恩的行動，轉過來向他看。他將報紙放在膝上，目光向前注視着。他自，爲年輕，——其實他現在是不興了，因為他的面上留存着老的痕跡。

伊又說：「日恩，你在想什麼？」

他慢慢地說：「密納佛，我，我正在猶豫着一件事。請你再告訴我些你姪兒的一切。」

伊心中有些驚異，但是沒有顯露在形色上。伊說：「約翰囑賽，他在波士頓也不過是